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何思鈞

稗編卷十一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一

春秋左氏傳序　　杜　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

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義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

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文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

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

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絶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

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

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彞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隂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

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板蕩王

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
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内惡公
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

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强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

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

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士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

日春秋穀梁集解

春秋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

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甞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

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

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春秋胡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

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

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

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
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
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
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
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
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
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
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

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議

劉知幾史通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来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

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来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爾安得比於春秋哉

春秋宗指　　啖助

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杜元凱左傳序及釋例云然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何休公羊傳注中云然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

淫人懼焉范甯穀梁傳序云然吾觀三家之説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獘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獘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獘猶末設教於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獘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頽獘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絶人倫大壞夫子

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書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以誠斷禮（褒高子仲孫之類是也）用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罪欒書之類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洩治之類是也）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諸非禮悉譏之是也）或貴貞而不諒（即合權道是也）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

瓌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賛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云變周

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於性情性情即前章所謂用忠道原情而用之於名位謂黜周王魯也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隱元年盟于眛傳何休注云然兩漢專門傳之於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

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説粗陳梗槩殊無深指且歷代
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
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説俱不得其門也
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
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主及麟出見傷知為哲人
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有其德而無
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於隱公者以為
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

以王法正之此時但用周家舊典自可理也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言此時周禮既壞作春秋以救之

論夫子作春秋　呂大圭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

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嚴也夷夏之辯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真偽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

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絕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於

上下之分或未嚴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偽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

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為而不厭而其所

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耶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

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代天子之賞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畀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

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葢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非以私諸己也夫子以魯有可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夫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

而聖人之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以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

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顔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説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顔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

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春秋總辯

鄭樵 後同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

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内史掌之以别其同異攷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来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於史官之私鄭史書董隊之盟屈於權臣之勢善善惡

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間見其事筆而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吾於此見之

因舊史以修春秋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舊也編年之法日月詳略皆魯史之舊體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之以筆削而已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為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

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殊不知述而
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
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豈以私意增損其間哉舊史之
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即其舊文而因之則
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趙盾弒
其君出於董狐鄭棄其師出於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
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星隕如雨穀梁所謂三石六鷁
之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己丑之繼書丙戌丙戌

之累書夏五之闕其月郭公之闕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修春秋未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豈虛言哉

春秋說 即集傳序例　　趙汸 文獻志後同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頼

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乎

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

滅曹吳入而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

道足以興周而患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嘆曰苟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修桓文之業率天下諸

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其志矣

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内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是歲之夏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弟子葢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葢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上下相忘美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

命在周未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

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盖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億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

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

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甞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送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

人納幣来逆女歸娣歸媵致女卒葬来歸皆書為大夫妻書来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茍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録乎内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誥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惟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

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内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録乎内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曰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不歸曰内女卒葬曰

来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曰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内女歸寧

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来歸為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以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辯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

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辯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辯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彊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却為功然自晉

伯中衰楚益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敗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

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日為恒則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則以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略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魯史成書夫子作經惟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

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録則為襃惡而見録則為貶其襃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内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内也則謂之實録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

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蚤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

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退而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諸家及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槩然各有條理游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為書以為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為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

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己意暢而通之名曰
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慮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
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屬辭序例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
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又
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
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

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長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

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為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襃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

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辯此乃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絶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為譏刺自譏刺而為襃貶自襃貶而為賞罰猒其深刻者又為實録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智不足以

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

稗編卷十一

稗編卷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春秋二

與宋潛溪書　趙汸

初嘗薈萃諸家説合經意者作集傳歳久未能脱藳日月之説亦未定始悟屬辭比事欠精欠密竊謂先王制禮後王定律事雖不同然其倫理分義治體法意莫不在乎尊卑上下内外之間緩急輕重大小之際況春秋

無該禮法事有常變有經權而學者乃為一切之說以釋之宜其不能通也於是離析部居精别其義類而更以屬辭比事之法細推之則凡滯礙膠結處皆渙然氷釋因之以考日月之法亦昭若發蒙如有神助矣葢屬辭比事之法至是愈見其妙而經之八體始定既又思八體之名雖不可易汸出於一得之愚若非彚别臚分使人一見了然非惟觀者未易深察雖吾書亦未必無矛盾也乃分為八篇而類釋之名曰春秋屬辭嘗謂聖

人作經雖不可測以今觀之二百四十二年簡策如山亦必屬辭比事而後可施筆削所以學春秋者若非屬辭比事亦未必能達筆削之權故其間紀綱義例皆是以此法求之於經的有證據然後取先儒之說以實之殊與臆斷無繩墨者不同此屬辭之所以名也第一篇與末論即是黃先生之意考之經傳並不見筆削之跡第二篇筆削之旨乃本二傳陳氏擇其所當存而補其所未備第三篇至第六篇間有先儒之說而後傳之旨

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發機於二傳何氏及西疇崔氏然黄先生日月例亦只守杜氏之說嘗取林少頴論日月二篇置六經補注中亦不甚取後傳不全廢褒貶所取三傳義例今皆不能盡合譬如適國都者其道路行程軌轍一遵指授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據今日所見言之乃為弗畔爾

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劉永之

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

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氏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迹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

有所勸沮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李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位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

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

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威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爾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

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盖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

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

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来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

来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来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畢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闕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

之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
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辯於
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說也杜
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踵之則所謂微隱
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辭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
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辭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
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

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

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

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傅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煆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為惡則强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

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令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
傳於後則以删詩定書賛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
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
譏予奪之説其區别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
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説而時覈其謬妄其諸
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
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説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

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寛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

例非春秋之法　鄭樵後同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

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於魯國則詳季子叔肸之卒延厩郎囿之役是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

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内而略外盖如此烏有所謂例耶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真知言乎

褒貶

或謂春秋其為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於尊聖人其說出於太

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
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列國之君臣也其
說出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
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于矯漢儒其
說於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
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
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二
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於有

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為惡人茲所以為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褒云是為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

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褒貶者歟如是而已

辨日月褒貶之例　　呂大圭 後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横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

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

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於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

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

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

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

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来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氷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弒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其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其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

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其與其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其與其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

穀則有以見饑閔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春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閔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来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

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廪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

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弒君之

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强矣始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来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强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

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内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强為

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襃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特筆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襃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賛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

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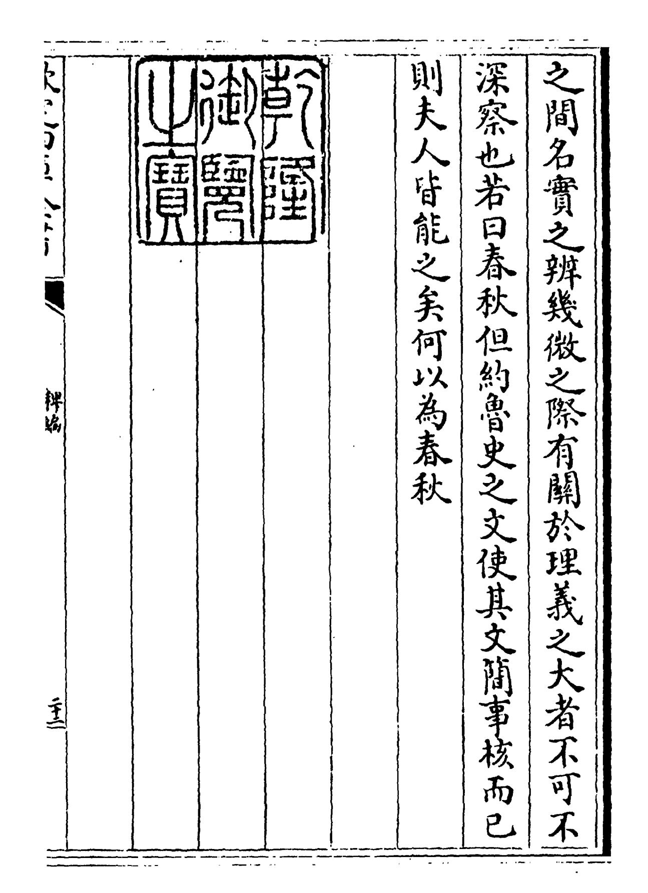
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黄而曰陳侯之弟黄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

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猶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為春秋之達例孰為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考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

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黄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

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

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爵號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名義



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稗編卷十二